

奪命藤蛇棒

下

諸葛飛云

著



第九章

天亮时分，各路人马陆陆续续回到了古源县衙。

调动了全城所有官兵，布下了天罗地网，原想会轻而易举地把来劫牢的太岳群雄一网打尽，岂料辛辛苦苦折腾了一夜，来劫牢的人一个没抓着，反而被人家杀死砍伤了好几十个官兵，县令皇甫石还差点儿被庞仕奎踢死，气得皇甫石肺都快炸了。他象一条发了疯的野狗，站在县衙客厅前的台阶上，手指着那些垂头丧气的官兵，跳着脚地骂道：“你们这些龟儿子们，老爷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却不为老爷我卖命效劳。二百多人，竟然抓不住几个小毛贼，全是他奶奶的笨蛋！草包！饭桶！老爷我白花钱养着你们，还不如我养几只狗呢……”

王得胜和那些官兵都站在台阶下的甬子里，脖子一缩头一低，谁也不言语。

皇甫石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陆公超、费元亮、柳正通、

叶俊然等人，又骂道：“你们有些人，平时牛皮吹得震天响，自称什么高手，大师，天下无敌，武功盖世，一遇真格的就他娘的露馅儿了。什么高手大师，屁！全他奶奶的是嘴把式。”

皇甫石尖着嗓子骂不绝口，陆公超可坐不住劲了。本来，他是皇上面前的带刀侍卫，官至六品，比皇甫石还高一品呢，他如何看得起皇甫石这小小的七品县令？只是这次奉庆亲王爷的旨谕，来古源为查理斯追宝，才知道皇甫石是庆亲王爷的红人，看在王爷的面上，陆公超才对皇甫石称一声老爷。今天，皇甫石不顾情面破口大骂，陆公超急了眼了。他脸儿一红，腾地站了起来，问道：“皇甫老爷，你这是骂给谁听呢？”

皇甫石一怔，随即撇了撇嘴，冷笑着说道：“我骂这些没用的官兵，你急什么？”

陆公超道：“谁是笨蛋、草包、饭桶、嘴把式？你点出名来。告诉你，我可不吃这个！”

皇甫石也讥讽道：“呀，呀，有拾金子拾银子的，还有拾骂的。陆爷，您老是当今皇上的六品带刀侍卫，我怎敢骂您呢？再说，我骂的是那些嘴尖皮厚肚子空的货色，您老那武艺上山打得虎，下海擒得龙，天上无有，地上难寻，您老就是独一无二的名副其实的高手大师，啐口唾沫也能淹死人，放个屁能崩塌城墙呢！”

陆公超见皇甫石满嘴胡说八道，气得面孔由红变黄，黄又转绿，浑身哆嗦成一团，用手一指皇甫石，狠狠说道：

“皇甫石，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你陆爷面前满嘴喷粪？你陆爷六品带刀侍卫，是光绪爷封的，不是挂羊头卖狗肉骗来

的。你要信不过，咱们爷儿们还侍候不着你呢！”

美国神甫亨利·查理斯见陆公超和皇甫石翻了脸，急忙上前说道：“陆侍卫，皇甫兄，你们二人这是何必呢？咱们都是为了捉拿山匪，为朝廷出力，应互相谅解才是。请你们二位看在我的面上，和好了吧。”

壶里乾坤费元亮也劝陆公超道：“大哥，皇甫太爷说话是太损了点儿，你也甭往心里去，事过去就算完了。红红脸儿，笑一笑，大家还是好朋友。”

此时，皇甫石也后悔自己不该把话说得太尖刻，惹得陆公超下不来台。他想，眼下，翡翠塔还没有弄到手，罗五更又押在古源城，太岳武林群雄，决不会就此罢休，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闹事。别管怎么说，陆公超等人的武功，也是武林中出类拔萃的，盗取宝塔和捉拿武林群雄，还得依靠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撒手不管，那翡翠塔就别想弄到手。武林群雄来找自己算帐，又有谁来保护自己呢？想到此，他换成笑脸，对陆公超说：“陆爷，都怪我一时着急，说话没有轻重，得罪了您。其实，我决不敢看不起你们几位。还望您以大事为重，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儿向您赔礼了。”说罢，对着陆公超躬身一揖。

圣手天魔陆公超哼了一声，心中暗骂：“娘的，皇甫石这狗东西真是属泥鳅的，又贼又滑，能软能硬。他见皇甫石给自己道歉，也消了点心中怒气，不言语了。”

皇甫石回身打发走了王得胜和官兵们，又对陆公超等人说：“陆爷，你们哥儿几个一夜征杀，劳苦功高，本县备下几杯薄酒，为几位好汉解乏，还望几位赏脸。”

费元亮一听说喝酒，立刻来了精神，咧着嘴笑道：“是

哩，咱们虽说没有把谢天机他们抓住，可这一宿罪也真够受的，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嘛。走！咱们喝酒去。”

进了客厅，众人分头落座。皇甫石立刻叫人摆上酒菜来。费元亮和柳正通等人，早已又饥又渴，一见酒菜，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开肚皮，又吃又喝起来。只有陆公超心里还有点儿不痛快，只喝了两杯酒，便放下筷子和酒杯，不吃了。

皇甫石见陆公超还有些不高兴，便斟了一杯酒，走到陆公超面前，笑着说道：“陆爷，咱们昨夜虽没有把群雄一网打尽，但是，我们烧了古源镖局，烧死了赛闻仲庞仕奎，除了心头隐患，也算没有白费力气。来！来！来！我和陆爷干一杯，咱们庆贺庆贺。”

陆公超推辞道：“皇甫太爷，我的酒量不济，恕不能奉陪，您自便了吧。”

皇甫石没皮没脸地嘻笑道：“陆爷，您还生我的气么？您不肯赏脸，就是看不起我。”

陆公超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时，壶里乾坤费元亮已经喝得醉眼迷离了。他呵呵地笑着说：“皇甫太爷，昨天夜里，不是我们哥儿几个没能耐，不是谢天机他们的手，都怪疯子李迷虎多管闲事。我们哥儿几个眼看着就把谢天机他们抓住了，李迷虎带一帮臭要饭的冲进古源大狱，把谢天机他们救走了。”

皇甫石咬牙骂道：“李迷虎这疯小子，仗着他有一身怪功夫，在古源城中纠集一伙臭要饭的，屡屡惹是生非。今日竟敢夜闯大狱，救走恶匪，真是狗胆包天，我马上派人把这群混帐东西抓起来问罪。”

费元亮道：“他们早和谢天机他们一起逃出城去了，你到哪儿抓去？”

柳正通也道：“皇甫太爷，最可恨的是童家那三个小子，也来帮谢天机他们，来和我们做对。”

皇甫石一惊：“你说的是童氏三杰么？”

费元亮道：“不是他们还能有谁？”

皇甫石道：“你们说说怎么回事。”

柳正通道：“李迷虎他们救走了谢天机等人，我们随后紧追，刚出大狱门口，就碰上了童氏三杰。他们哥儿仨不但帮我们捉拿群雌，反而上来就和我们动手。待我们把他们哥儿仨抓住，谢天机他们早跑没影儿了。”

“怎么，你们把童家三个小畜牲捉住了？”

“捉住了。”

“现在押在哪儿？”

“就押在水牢中的井内。”

皇甫石高兴得一拍桌子，骂道：“好，这三个龟儿又浑又横，不识好歹，留着是祸害。劳烦费、柳二位大驾，到水牢把他们三个捉来，审问明白，立刻杀头问罪。”

费元亮和柳正通答应一声，出门去了。

工夫不大，费元亮和柳正通带着几个官兵，把童氏三杰推了进来。

皇甫石和查理斯把童氏三杰审视一遍，只见他们弟兄三人，都反剪双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下半身水淋淋的，如同落水狗一般。皇甫石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问道：

“童家弟兄，昨天上午，你们在老泰兴大闹花堂，我念你们在孔雀岭飞龙寺捉拿罗五更有功，没有治你们的罪，你

们就该回龙门寨去，悔过自新，安分守己地去做人。不料，你们目无国法，桀傲不驯，竟敢夜闯古源大狱，帮虎踞涧的群匪来劫牢反狱，真是狗胆包天呀！如今尔等被擒，本县按大清律条，定你等通匪谋反之罪，你们服不服？”

童海狮道：“皇甫老爷，昨夜，我们哥儿仨只是为了报父仇，去古源大狱抢罗五更的，并非帮谢天机他们劫牢反狱，还望老爷明察。”

查理斯问道：“那你们为何放走谢天机他们，又和陆公超他们拼杀呢？”

童海狮道：“我们刚到大狱门口，就和谢定杰他们打了起来。后来，那疯子来了，我们弟兄三人被他点了穴，不能动弹，疯子把谢天机他们救出来，他才把我们哥儿仨的点穴破掉。当时，我们一心只想抢走罗五更，没有看清从狱中出来的是陆公超他们，才动起手来的。”

皇甫石把金鱼眼一瞪，吼道：“龟儿子，你甭想推脱罪责，花言巧语，狡辩是非。你们想抢罗五更，夜闯县狱，就是谋反！”

童海龙把眼一瞪，恶声恶气地吼道：“皇甫石，你这不讲信义的小人，少跟我们装大头蒜、秃尾巴鹰！我们就是要造反，你又怎样？”

“哼哼！”皇甫石冷笑一声道，“按大清律条，就该将你们砍头示众。”

“哈……”童海龙纵声狂笑起来。笑罢说道，“狗官，你不用拿砍头吓唬我们，这爷儿们生来就没怕过死。你今天杀了我，二十年后，咱又是响当当硬棒棒的一条汉子。”

小夜叉童海豹也把小辫儿摇了几摇，伸着脖子喊道：

“皇甫石，我日你娘！要杀要砍你给小爷来个痛快的，咱要皱一下眉头，不算是童家亮的儿子！”

皇甫石见童氏三杰又臭又硬，顿时大怒，骂道：“好小子，你们不用充好汉，马上就送你们去见你们的爹去。来呀，把童家弟兄推出去砍喽！”

费元亮和柳正通上前推着童氏三杰就要走。这工夫，忽听有人说道：“慢着。”声音落地，黑蜈蚣程胜仙一步跨进屋来。

玉面妖狐童海狮一见程胜仙，便说道：“程老叔，快来救我。”

程胜仙看了童家弟兄一眼，点了点头说：“放心，我马上叫皇甫太爷放了你们。”

童海龙瞪了程胜仙一眼，说：“姓程的，你他娘的少装好人，其实，你也没有好下水。咱们爷儿们用不着你求情！”

程胜仙并不理睬童海龙，径直朝皇甫石走去。

查理斯打着招呼道：“胜仙，你刚才上哪儿去了？我正想叫人去找你哩。”

程胜仙笑了笑说：“哦，我回家去了一趟。”

皇甫石说：“老程，快来喝酒，老爷我请客。”

程胜仙来到桌旁坐下，端起一杯酒，喝了一口，对皇甫石说：“皇甫太爷，你把童家弟兄放掉吧。”

皇甫石把头一摇，连声道：“不行。这三个龟儿太可恶了，屡屡和我做对，昨夜竟然敢闯到大狱想劫牢。不杀了他们，留着何用？”

程胜仙笑了笑说：“昨夜他们劫牢之事，我都已清楚

了。他们和虎蹄洞来的人，确实没有关系，只是想把罗五更抢走，为他们的爹报仇。请老爷念他们年幼无知，再饶过他们一次吧。”

皇甫石固执地摇着脑袋：“老程，自从咱们抓到罗五更，童家弟兄天天到县衙来闹事，昨天，他们又搅了你家的花堂，我早就想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不然的话，他们更不知天高地厚胡做非为了。你却不听我的，将他们放了。他们不但不知悔过，竟然发展到劫牢谋反的地步。这一回可不能再依着你，我决不能饶过他们。”

程胜仙道：“怎么，您连这点儿面子也不肯给么？”

“这……”皇甫石有些为难，“这是两回事。”

程胜仙道：“你听我的，我自会有安排，决不会错的。”

美国神甫查理斯知道程胜仙足智多谋，准又有什么计谋，便也劝皇甫石道：“皇甫兄，胜仙比我们看得远，既然他想放，你就别管了，一切交给他处理算了。”

皇甫石也猜到程胜仙不知又要玩什么鬼花活，当着童氏三杰又不好问，便想了想说：“好吧，我什么也不管了，都听你的。”

程胜仙朝皇甫石和查理斯诡秘地一笑，回身对童氏三杰道：“童家弟兄，我把你们放了，从此后，你们再不许和官府做对。”

童海龙刚要说话，童海狮踢了他一脚，忙说：“程老叔，我们听您的。”

童海龙忍不住了，吼道：“老二，咱爹爹的仇不报了么？”

程胜仙笑了笑，说：“你放心，我把罗五更也交给你们

就是了。”

童海龙不相信地说：“你可别再骗我们。”

皇甫石一听程胜仙要把罗五更交给童氏三杰，不知怎么回事，急得刚要说话，查理斯拉了他一把，对他使了个眼色，他才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这时，只听程胜仙道：“童家弟兄，老叔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童海狮忙道：“老叔，您把罗五更交给我们，我们报了杀父之仇，永生永世不忘您老大恩大德。”

“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一定得听。”

“您说吧，只要能报仇，您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好，我把罗五更给你们，你们不准在古源城内杀他。你们把他押到龙门寨去，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们决不再管。”

童海龙高兴得把嘴快咧到后脑勺上去了，连声说：“行。我们把罗五更押回龙门寨，到我童家祖坟上去开膛剜心祭祖！”

程胜仙对费元亮和柳正通说：“你们快给童家弟兄松绑吧。”

费元亮和柳正通把童氏三杰身上的绳子解掉。童氏三杰扑通跪倒，给程胜仙磕着头说：“谢过程老叔！”

程胜仙道：“快起来吧。你们速回古岳楼去等着，何时把罗五更交给你们，何时启程回龙门寨，我自有安排。”

童氏三杰点了点头，又谢过皇甫石不杀之恩，这才欢天喜地地回古岳楼去了。

程胜仙又对费元亮和宋奎胜说：“你们马上去把昨夜抓的那个张明山也放掉。”

费元亮和宋奎胜答应一声出门而去。

“陆爷，你们几位弟兄拼杀了一夜，身体劳乏，速去休息吧。”

陆公超和董世霄等人起身离了客厅，各自回房休息去了。

屋中只剩下程胜仙、皇甫石和查理斯三人。皇甫石憋不住了，问道：“老程，你这家伙真是鬼打墙，你把罗五更交给童氏三杰，又要放走张明山，这是玩的什么鬼吹灯哟？”

查理斯也急声问：“胜仙，快把你葫芦里装的药倒出来吧。”

程胜仙不慌不忙，端起酒壶，满满斟了一杯酒，喝了一口，转了转三角眼，慢慢说道：“我这是使的欲擒故纵之计。”

“你快详细说说，快把我急死了。”

程胜仙放下酒杯，得意地笑了笑说：“眼下，宫金木已经从罗五更口中，套出了珍珠翡翠塔所藏地点，罗五更就没什么用了。如果继续留着他，反而会招惹太岳群雄来古源城闹事，给我们添麻烦。再说，谢天机等人全是武林中成了名的高手，如今风尘怪侠李迷虎也成了他们的帮凶，他们就更加厉害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把罗五更救出去。”

“唉，咱们把罗五更杀掉不就行了么？你何必非把他交给童氏三杰呢？”皇甫石问。

“嘿嘿，你要杀死罗五更，事情就更坏了。太岳群雄就会来找你报仇，从此后，你古源城就甭想安宁了。”

查理斯脑子里一转，说道：“你想借刀杀人？”

程胜仙点了点头：“不错。童氏三杰因贺望春杀了他们的父亲青额虎童家亮，早把罗五更恨之入骨，一心想报仇。我们何不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只要他们把罗五更杀死，太岳群雄就会把仇恨集中到他们身上去，咱们来个坐山观虎斗，有何不好？”

“妙计！妙计！”查理斯拍着手连声道。

皇甫石转了半天金鱼眼，还是不大明白，又问：“老程，你把罗五更交给童家弟兄，又为何不叫他们马上杀死他，而叫他们把他押回龙门寨去杀呢？如果童氏三杰押罗五更回龙门寨，谢天机他们半路把罗五更劫走，岂不是坏事了吗？”

“我正是想叫谢天机他们去劫，才这样做的。”

皇甫石更加糊涂了，皱着两条吊死鬼眉毛说：“老程，你这家伙，肚子里花花肠子弯儿太多，我有点儿转不过来。”

程胜仙龇牙一笑道：“谢天机他们昨夜逃走以后，一定不甘心，还会紧紧盯着咱的动静。所以，我叫童氏三杰押罗五更回龙门寨，就是想把他们引开。他们主要的人都去救罗五更，虎蹄涧内就空虚了。咱们乘机叫宫金木带陆公超他们，去悬炉峰七星洞盗取珍珠翡翠塔，定能成功。”

“宫金木同意去盗塔么？”查理斯问。

“刚才我在家中已经和他谈了。开始，他不想去，怕碰上虎蹄涧的人。后来，我再三劝解，答应他盗宝回来，就放他回去，接他父亲来古源城。彩蝶儿跟他一撒娇，弄得他没主意，只好同意了。”

“好！”查理斯高兴地叫道。“这次，有宫金木带路，

肯定能把翡翠塔弄到手。”

皇甫石想了想又说：“好是好，只是我担心到时候弄巧成拙，叫谢天机他们真的把罗五更救走，咱可就放虎为患了。”

程胜仙摇了摇头：“你放心，到时候，我叫追魂炮董世霄和玉面小神龙叶俊然与童家弟兄一起押罗五更去龙门寨，等谢天机他们在途中出来劫人，便先把罗五更杀死。”

查理斯点了点头：“这样，这条计就天衣无缝儿了。”

皇甫石又问：“你把张明山那老龟儿也放掉做啥子？”

“好叫他去给谢天机等人报信呀。”

皇甫石这才把程胜仙葫芦里装的药全掏清。他亲自把盏，给程胜仙斟了一杯酒，佩服地说：“好老程哩，你真是卧龙转世，凤雏再生，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呀！我算服了你了。有你这军师坐阵，还怕那翡翠塔飞上天去？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查理斯也端起一杯酒说：“咱们还是共饮一杯，预祝咱们盗宝成功。”

程胜仙起身，端起酒杯，和皇甫石、查理斯二人的酒杯当地一碰，仰面一饮而尽。

查理斯和皇甫石也把酒喝干。三人对视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

”

古源城东十五里有座不太高的山岭，从远处看，山岭好象一只偌大的鞋子，被人遗落在太岳山中。传说远古时代，二郎担山撵太阳，走到这里歇脚，把一只鞋子掉在此处，那鞋子便化成了此山。所以，人们便把这山称为草鞋岭。草鞋

岭山虽不高，但怪石横生，倒也有几分险峻。岭坡上，杂树掩映着一座寺院——弥勒寺。谢天机和李迷虎等人逃出古源城后，就来此落脚。弥勒寺是一座破败的寺院，并没有僧人居住。由于年久失修，风蚀雨蛀，殿宇早已坍塌，院中杂草丛生，枯藤横卧，到处都是碎砖乱瓦。此刻，殿前的石阶上，燃着一堆篝火。火堆四周，横躺竖卧着一群人。铁面神龙叟谢天机和金翅雕武云鹏，正坐在火堆前，叭嗒叭嗒地抽着闷烟。二人谁也不说话，心中却都很不平静。

从虎蹄涧出来之前，谢天机曾向宫虎臣夸下海口，声称这次出山，不把罗五更救出来，他就决不再见虎蹄涧的乡亲们。没料到事情这样不顺利，不但没有救出罗五更，还丢了云里妖鹰路铁石一条命。要不是风尘怪侠活济公李迷虎，在紧急关头带人救援，太岳群雄都得惨遭毒手。从城里逃出来后，武云鹏劝谢天机，暂时回虎蹄涧，再想办法重新搭救罗五更。谢天机犯了牛脾气，死也不同意。他说：我既然把话说出去了，就得言而有信。如今，五更没有救出来，我两手空空怎么回虎蹄涧，还有什么脸去见虎臣大哥？武云鹏没有办法，只好依着谢天机，带着众人，来到这草鞋岭弥勒寺安身。

拼杀了一夜，除了李迷虎和谢定杰、谢定芳三人外，人人都伤痕累累。谢天机拿出自己配制的五宝金创血灵丹和云南白药，给大家治伤。他见众人一夜没有吃东西了，又叫定杰和定芳，到附近的山村里，弄来些吃的东西，叫大家吃了以后，各自找地方休息。人们确实累得疲惫不堪了，也不管风寒露冷，地潮土湿，往殿前的台阶上一躺，便呼呼酣睡起来。

谢天机心中有事，难以安眠，便拾来一些枯柴，在殿前点起一堆火，坐在火堆旁，抽着旱烟想心思。

金翅雕武云鹏一觉醒来，见月亮已经升到中天，银子似的月光，洒在人们的身上。四周静极了，只有草棵里的春虫，还在唧唧鸣叫着。他翻身爬起来，见谢天机还没有睡，便走到火堆旁，脱下自己的布衫，披在谢天机的身上。

谢天机看了武云鹏一眼，感激地笑了笑。

“都大半夜了，睡一会儿去吧。”武云鹏说。

“我不困，睡不着。”谢天机把手中的烟荷包递给了武云鹏。

武云鹏接过烟荷包，在火堆旁坐了下来。他从腰中掏出烟袋，拧了一锅旱烟，就着篝火点燃，抽了几口说：“谢大哥，咱们这次失利，都怪费元亮那小子。他什么时候盯咱们的梢，咱一点儿都没发觉。”

谢天机没有言语。好半天才说：“我琢磨着，咱们一进城就被姓费的盯上了。不然，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古源镖局落脚？”

武云鹏点了点头：“有道理。他们故意叫庞仕奎去水牢看罗五更，就是想把咱们诱进他们设好的埋伏里去。”

谢天机长叹一声：“唉，都怪我粗心大意，才上了当。丢了铁石贤侄的命，我对不起老弟你呀！”

武云鹏心中也很难过。他劝慰道：“算了，人死了活不了，难过也没用。再说，这事也不能怪你呀，也是铁石他武艺不精，才没有冲出来。”

谢天机把烟锅上的灰往石阶上磕了磕，发狠地说：“天一亮我就去古源城，拼着这条老命，也要把罗晓村救出来。”

不然，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武云鹏想了想说：“谢大哥，你明天进城太危险，皇甫石他们刚吃了亏，焉能没有防备？我想，咱们还是等两天，待皇甫石他们稍松懈之时，咱们再商量个稳妥的办法，进城去救罗五更。”

谢天机心事重重地说：“不能再等了。我担心，咱们昨夜一闹，皇甫石他们怕咱再去救晓村，会把晓村马上杀了。这样，咱们可就把晓村害了。”

武云鹏沉思了一下，说：“不会的，皇甫石他们在没有把翡翠塔弄到手前，是不会害晓村的。”

正说着，谢天机突然打了个激灵，把眼睛瞪圆，低声说：“贤弟，你听！”

武云鹏仄起耳朵，凝神谛听。远处，隐隐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他脸色一变，说：“不好，有人来了！”

谢天机抓起倭刀，噌地跳起来，对武云鹏道：“快把大家叫起来。”

武云鹏推着身旁酣睡的人们：“定杰，定芳，你们快起来！”

人们都醒了，揉着惺忪的睡眼问：“怎么了？”

谢天机道：“山下有马蹄声，大家快抄家伙！”

人们各自抄起自己的兵刃，跳了起来，乱哄哄地就要往外闯。

“大家不要慌，你们不要出庙，做好拼杀准备就行了。定杰，定芳，你们哥儿俩跟我出去看看。”谢天机吩咐道。

人们这才停止吵嚷。

谢天机带着两个儿子，出了弥勒寺，来到山前一块巨石

旁，往山下望去，只见月色朦胧，山影巍巍，沿着上山的大道，箭一般飞来一团黑影。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荡起回音。眨眼间，那马来到弥勒寺前。

谢天机见只有一人一马，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他一步纵到路中间，横刀而立，厉声喝道：“站住！”

那马正在急驰，听到喊声，猛地一惊，前蹄跃起，一声长嘶。坐在马上之人，扑通被甩了下来。

谢定杰和谢定芳，象两只豹子，蹿过去将那人按住。

谢天机走过来，见被擒之人，是个长胡子老汉，便对两个儿子说：“放开他。”

谢定杰和谢定芳这才松手。

那老汉挣扎着从地下爬起来，拍打一下身上的土，看了看谢家父子，问道：“你们可是虎蹄涧的人么？”

谢天机问：“你是谁？”

老汉答道：“我叫张明山，古源镖局赶大车的伙计。”

谢天机心中一动。他曾听石玉柱说过，他有个舅舅叫张明山，在古源镖局赶车，曾多次暗中协助罗五更他们和皇甫石斗。他问：“你认识石玉柱么？”

“他是我外甥。”

谢天机上前抓住老汉的手，高兴地说：“老人家，原来咱们是一家人呢。”

张明山也欣喜地问：“老英雄就是少林门长谢天机喽？”

“老夫便是谢天机。”

张明山道：“嘿，我正找你们呢。”

谢天机拉着张明山说：“走，有事咱庙里说去。”